

第二期“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 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建设策略

邓子云 李凤

[摘要]第二期“双高计划”于2025年正式立项,锚定“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目标。当前高职院校面临建设重心从学校层面向专业群迁移、项目合作进阶为治理体系重构、战略角色从适配跟随演变成共生引领的转向。在厘清第二期“双高计划”中产教融合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针对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高职院校应实施“动态适配、深度耦合”的专业群产教联动机制,构建“多元协同、共创共享”内生新范式,实现产教融合实体化运行的三维突破路径。

[关键词]第二期“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建设策略

[作者简介]邓子云(1979-),男,湖南双峰人,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博士;李凤(1972-),女,湖南长沙人,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11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我国高职专业的变迁脉络与调整对策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DJA220465,项目主持人:邓子云)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6)18-0054-09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26.18.008

2025年2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25—2029年)的通知》,标志着第二期“双高计划”锚定“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目标^[1]正式开启。当前产教融合的实践样态、现实困境、新阶段内涵转变等方面均有深入探讨。研究者普遍认为,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实践层面,各校牵头建设了大量共同体与联合体,并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产业学院等多种形式,但“合而不融”的矛盾仍比较突出。究其根源,主要是校企双方的价值逻辑存在差异,且缺乏有效的成本分担与利益共享机制。第二期“双高计划”实施中,产教融合已从一项重点建设任务升至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论。高质量产教融合面临治理、组织、评价三大难点,需构建“四链融合”闭环生态,推动高职院校从产业“服务者”向“共

谋者”跃迁。

当前研究对于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特别是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微观机制与有效路径缺乏进一步实证探究和自主理论建构。基于此,本文立足智能化时代背景,系统探讨第二期“双高计划”建设中产教融合的转向机理、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并揭示第二期“双高计划”产教融合从“结构适配”到“治理协同”再到“运行效能”的内在逻辑链条。

一、第二期“双高计划”建设中产教融合的逻辑理路

第二期“双高计划”要引导职业学校重点做好服务地方产业、区域战略等工作^[2]。在九大建设任务中,产教融合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完成一系列深刻变革:建设重心从学校层面向专业群迁移、合作关系从项目合作进阶为治理体系重构、高职院校战略角

色从适配跟随演变成共生引领。第二期“双高计划”建设中产教融合发展,应在制度变迁与组织协同双重驱动下,推动高职教育从“资源依赖型”向“结构嵌入型”发展模式跃迁。

(一)第二期“双高计划”建设重心从学校层面面向专业群迁移

首期“双高计划”以院校为核心建设单元,遴选标准侧重办学基础条件,强调院校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这种模式有效改善了职业院校的硬件设施与办学环境,但也出现专业布局“大而全”、与产业需求衔接松散等问题。《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25—2029年)的通知》中第二期“双高”项目没有学校层面的项目,只有专业群层面的建设项目^[3],旨在重点打造高水平专业群。

1. 高职院校专业群的组群逻辑发生变化。传统专业群依据学科知识的内在关联组建。第二期“双高计划”项目在顶层设计上以服务大国外交、强国战略为使命,以服务地方重点产业为导向,以“站在产业端看职教”为视角,专业群的组群逻辑向“产业适配性”转换。产教融合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耦合度”,只有当专业群的组织边界与产业链的技能分工边界大致重合时,知识传递与技能习得才能实现低损耗、高效率的流动。因此,专业群组群逻辑逐渐转向以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技术技能需求为纽带,从“学科本位”走向“产业逻辑本位”。专业群组群需对接产业集群,形成“因产组群”的主要路径^[4],以产业端需求为出发点,顶层设计逻辑从职业教育内部的小逻辑转向“服务产业、支撑产业”的大逻辑。

2.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重心发生变化。第二期“双高计划”建设和管理的重心要下沉到二级学院层面。建设重心从学校转向专业群,是产教融合逻辑的更新。产教融合的有效性取决于专业群能否以动态集合的形式与特定产业领域形成技术技能供需的精准匹配,这一转向

打破原有以“院系—专业—课程”为单向纵向结构的管理模式,强化以“项目—任务—能力”为导向的横向协同机制。第二期“双高计划”试图通过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对产业能力体系的深度支撑:构建以专业群为核心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体系,形成与“产业链—创新链”相对应的教育链结构^[5]。推动专业群逐渐转变为能够对内吸附高端产业资源、对外输出中国职教模式的战略性平台。

3. 高职院校专业群应进入深度内涵建设期。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必须以区域产业链的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为依据^[6],实现“人才培养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专业建设应将重点聚焦于“能够集中力量解决产业中的哪些关键问题”,如协同企业开展集群人才培养、依托校企合作实施研发攻关、破除制约企业创新关键技术障碍。首期专业群建设的重心在于组织架构搭建、制度体系建立与基础条件改善,解决“有形覆盖”的问题;第二期建设所面对的核心挑战是专业群的“有效运行”问题,即如何使专业群真正成为产教融合的载体。这一转向反映了组织发展从“结构生成”阶段向“功能实现”阶段的自然演进。只有当专业群内部形成良性的知识流动机制、校企协同机制与持续改进机制,即建立起“自适应、自组织、自更新”的生态系统,其作为产教融合载体的功能才能真正实现。

(二)第二期“双高计划”合作关系从项目式合作进阶为治理体系重构

首期“双高计划”初步形成了“院校主导、政府支持、企业参与动力不足”的项目式合作格局。第二期“双高”项目建设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着力激发各类办学主体内生动力,构建由政府、行业、企业及院校共同参与的协同共生体系。校企合作的模式从“项目合作式关系”转向“共同体式关系”,并以实体化运营组织作为突破口。高职院校需凝聚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多方主体的力量,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功能,构建产教

融合长效机制,建立开放包容的育人体系,开展动态监测和多维评价,促进产教深度融合^[7]。

1. 构建实体化合作载体。传统的校企合作多停留在短期项目、单项协议或实习基地等松散形式,缺乏长期稳定、系统协同的制度安排,导致合作深度不足、资源整合效率低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建设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要求通过构建实体化合作载体实现产教资源的深度绑定与高效流转,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体化载体意味着校企双方通过对资源要素进行实质性投入,形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准法人地位的组织实体。当产教融合的频次、不确定性与资产专用性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化的项目契约将面临高昂的缔约与履约成本,而组织化的实体载体通过权力配置、风险共担与激励相容机制,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提升合作稳定性。

2. 促进“四链”协同衔接。项目式合作往往聚焦订单式人才培养等单一环节对接,而治理体系重构要求产教融合打破链条之间的制度壁垒,实现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同步、知识生产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人才培养与人才使用的闭环。通过整合政府、行业、企业及院校优势资源,发挥各方比较优势,依托政策协同、多主体跨界协同等机制^[8],推动教育供给、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技术创新全方位对接,构建“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的闭环生态^[9],增强“四链”有机联动与协同增效。产教融合治理体系的核心功能在于构建跨链协调的规则体系与信息通道,使教育供给能够实时响应产业链变动、创新成果能够快速反哺教学内容、人才规格能够精准锚定技术前沿,从而形成“四链”紧密融合的良性循环。

3. 创新协同治理机制。项目式合作的运行依赖政府项目资金、政策优惠等外部激励。而

协同治理机制的创新指向更加扁平的、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各方通过建立联合决策机构、利益分配机制、信息共享平台与冲突调解规则,形成超越行政命令与市场交易的关系型契约,合作关系从外部激励驱动转向内生规则治理。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10],创新建立以多元主体共同决策、咨询与监督为核心的协同治理机制,保障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诉求得到充分表达与有效回应。借助数字化共享平台实现资源高效调配与信息互通,并结合利益协调与共赢机制以平衡多元诉求^[11],进而构建“目标一致、权责明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的治理体系,提升“双高计划”建设的系统性与可持续性。

(三)高职院校战略角色从适配跟随演变成共生引领

后工业化时代的技术迭代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与跨界融合特征,产业自身的发展路径日益依赖于职业教育所承载的技能创新与人力资本深度开发。作为知识生产与技能创新中心的主体,高职院校已逐渐从产业人才的“供给方”和“服务者”,转变为区域产业生态的“共建者”和“价值共创者”。第二期“双高计划”要求高职院校从过去偏重自我发展、内部循环的“小逻辑”转向服务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大逻辑”,以集群发展的方式嵌入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大循环^[12]。

1. 主动参与产业升级过程。第二期“双高计划”建设要求从专业群服务产业的宏观角度建立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响应产业需求调整专业、服务学生多样化成长成才。以往院校的角色被限定为按照产业现有需求培养技能人才,其行动逻辑是“产业需要什么,学校就教什么”,院校始终处于产业链的从属地位。主动参与产业升级过程,标志着高职院校从产业链的配套者转型为共构者。产教融合不再局限于被动适应企业当前需求,而是主动对接外部主体,将社会需求、行业标准、企业

标准、岗位标准、产品标准及技术标准融入教育教学全流程。职业院校通过技术创新、工艺改进和人才储备,在前沿领域形成“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2. 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第二期“双高计划”要求高职院校深化与世界各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互动与协作。共生引领的内在要求是院校具备全球视野,一方面着力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的高技能人才,另一方面针对性培育中资企业“走出去”急需、能够胜任海外业务实操的技能型人才。搭建高水平国际合作平台、开展联合办学,推行中国职业教育标准、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打造具有国际认可度和竞争力的职业教育品牌。在重构自身能力边界的同时,完成从服务本地化生产向支撑全球化经营、从教育服务的接受者向成为职业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者的一系列转变,从而在全球化坐标系中重新定位自身的战略角色。

3. 数字化智能融合。“创新产教融合机制”改革任务,要求搭建各种产教融合平台,理顺运行机制,协同社会各方共同支持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这些平台包括但不限于“两翼平台”、产业学院、研究院等。第二期“双高计划”要求院校超越购置智能设备、开设相关课程的表层应对,深度介入区域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企业共同开发适应智能生产场景的模块化课程、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学习生态、利用大数据实现人才需求的精准预测与培养方案的动态调整。院校应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培训、生产流程数字化诊断、工业数据分析等服务,将自身嵌入区域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节点。

二、第二期“双高计划”建设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双高计划”建设学校在办学条件上具有定位清晰、主体多元、策略多样和保障多重等特征,这些特征较好支持了各学校特色化办学组织结构形态的生成。但在具体产教融合过程

中,也存在专业群建设与产业发展不匹配、产教融合主体之间的矛盾、产教融合实体运行困难等现实困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13]。

(一)供需错配:专业群建设与产业发展不匹配

1. 专业群构建与产业需求结构性错位。第二期“双高计划”要建设60所左右的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60个左右的高水平专业群,但部分专业群组建仍延续学科逻辑或现有专业基础,未能充分呼应区域产业链、创新链需求,群内专业之间的逻辑关联性、互补性和集聚效应较弱,导致专业群结构与产业发展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与滞后。专业群构建与产业需求的结构性错位,根源在于产业需求的动态性与教育供给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产业技术路线迭代加速,企业技能需求呈现“短周期、高频率”变动特征;而专业设置与调整涉及师资配置、实训条件、课程体系等方面,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此外,产业需求的信号通过劳动力市场传递给院校时,往往经过多重过滤,企业难以准确表达,院校也难以从碎片化的企业反馈中提取结构性信息,供需双方在“信号传递—信号解码”环节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

2. 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专业群课程体系建设应对接区域产业链、岗位群,但现实中,高职院校课程体系尚未依据典型工作流程或岗位核心能力进行系统性整合,本质上是“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存在转换障碍。企业生产现场的知识大量以隐性形态存在,这些知识难以被编码为标准化的课程内容。高职院校的课程体系倾向于系统化、逻辑化、标准化的显性知识组织方式,两者之间存在知识形态鸿沟。高职院校缺乏高效知识转化机制,难以将从企业现场捕获的隐性知识萃取、编码、重构为教学内容。转化机制的缺失使得课程更新往往滞后于技术变革1~2个技术迭代周期。同时,针

对产业新技术、新工艺及新规范的系统化课程资源建设滞后且供给不足,难以支撑前沿产业知识的有效转化与教学融入,制约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影响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适配度。

3. 教学内容与行业技术发展脱节。职业院校教师的知识结构往往形成于其入职之前,而行业技术在前沿领域的突破往往发生在最近数年内。这导致许多教师的知识存量与产业对增量技能的需求之间产生了代差。校企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跨界知识流动通道”。教师入企实践常流于形式,由于学校教学任务重、企业接收意愿不强、教师实践成果在职称评定中权重不高等原因,难以实现高质量的“双师”培养。企业专家入校教学则面临着身份、报酬、时间等障碍。高水平工程技术人员的教学贡献也难以得到企业的充分认可和激励。这些问题导致职业院校的教学内容与行业技术发展脱节,最终影响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制约了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

(二) 治理失灵:产教融合主体之间存在矛盾

1. 主体权责界定不清。产教融合高质量要求政校行企园等多元主体形成合力,但产教融合市场逻辑仍有待厘清、行业企业的参与深度仍有待加强^[14],根源在于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价值冲突。当育人逻辑与市场逻辑在同一合作框架内并存且缺乏有效的转换与调和机制时,权责界定便陷入两难:过于清晰的权责划分会抑制企业参与的灵活性;过于模糊的权责划分则可能导致责任推诿。产教融合本质上依赖合作双方长期互动的信任与互惠预期,当前产教融合的考核周期、项目周期与合作稳定性难以支撑这种关系型契约的演化。实践中,职能定位与责任范围尚未清晰界定,职业院校承担组织管理与项目执行任务,行业、企业及园区等多处于从属或象征性“参与”地位,未能深度嵌入治理。

政府政策供给、过程监控与绩效评估等方面也未实现根本性转变,使得“共建”往往局限于短期项目或资源简单对接,难以迈向“深度共治”。

2. 协同机制与保障缺失。产教融合涉及政府、学校、行业组织、企业等多重主体,各自拥有不同的资源禀赋、行动逻辑与利益诉求。现阶段,校企合作在知识产权归属、创新成果转化、经济收益分配以及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投资损失补偿分摊等方面,尚未建立起系统完备、长期有效的制度体系。在缺乏选择性激励与强制机制的情况下,难以激活人才的创造性。企业投资培养的人才也存在流失风险,这使得单个企业缺乏投资深度产教融合的激励;学校也会因实训设备转用上不够灵活的特征而大大增加沉没成本。部分院校在资源竞争压力和短期评价导向下避免选择需要长期培育、基础性但对产业升级至关重要的深度合作。

3. 目标异质与协同不力。多元主体在核心目标取向、绩效考评标准、信息资源层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企业的核心目标是提高盈利与提升竞争力,关注的是短期、可量化的回报;学校的核心目标是人才培养与教育质量,关注的是长期、难以量化的育人成效;政府的核心目标是就业稳定、产业升级与社会公平,关注的是宏观、全局性的政策效果。三者的目标不同且无法用同一尺度加以度量与比较。在这样的条件下,协同不是通过“目标对齐”能够实现的,而是必须通过建立“转换空间”,即一个各方能够在其中进行利益置换、达成互惠性妥协的制度化协商平台来实现的。然而,在当前产教融合的治理结构中,这样的转换空间要么缺失,要么流于形式,章程约束力弱,导致各主体难以开展实质性资源调配与创新活动,阻碍产教融合平台由虚向实的转变。

(三) 实体空转:产教融合实体运行存在困难

1. 引进头部企业难。头部企业本身已具有

较强的品牌吸引力与人才集聚能力,与高职院校进行深度合作,会面临技术溢出风险和管理成本、机会成本。院校能够提供的人才供给、技术研发辅助等回报存在显著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因此,产教融合对头部企业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头部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缺乏资源整合和可持续合作机制,导致产业资源无法有效转化为教学资源,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存在结构、质量和规模错位。其一,政策配套不完善。缺乏针对头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专项激励政策,企业投入成本高、回报周期长,动力不足。校企合作中产权归属、利益分配等法律界定模糊,企业担心技术泄露或知识产权纠纷。其二,行业标准与教育标准脱节。头部企业的技术迭代快,但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课程体系更新滞后,难以同步行业最新需求。职业技能认证体系与企业实际能力要求存在差异,企业认可度低。其三,目标差异大。院校侧重人才培养与社会效益,企业追求技术转化与利润增长,双方合作基点不同。头部企业更倾向于与本科高校合作研发,对高职院校“技能培训”的定位兴趣有限。

2. 保障生产性实训难。随着合作的深入,高职院校必然引进生产性实践项目进入校园或大规模组织师生赴合作企业开展生产性实训,这就要求学生在真实生产环境中完成真实任务。然而,企业的生产任务具有波动性,而学校的教学安排具有刚性。首先,实施生产性实践项目有一定难度。不少企业的生产运行带有“季节性”,“旺进淡出”是明显的服务需求,但高职院校的响应不够。例如,旅游行业在用工密集时段为假期,但高职院校假期不在教学时段。其次,坚持开展生产性实践有一定困难,如教学安排与企业生产安排时间冲突、少量学生从事生产业务时出现违规等。再次,教师“解题”能力薄弱,教学内生动力不足。教师缺乏企业高端岗位的实战经验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难以

将行业、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融入教学,内生动力不足制约师资能力提升。最后,教学场景与工作实景脱节,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实训条件与产业发展存在差距,模拟教学环境与工作实景脱节,学生缺乏沉浸式实践体验,迁移能力与职业素养培养成效不佳。

3. 争取行业企业投资难。企业对产教融合的投入往往具有高度专用性,而产教融合的收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面对“高专用性+高不确定性”的双重风险,企业的最优策略往往是观望而非投入。要摆脱这一困境,需要的不是呼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是设计能够降低专用性风险、分摊不确定性损失的风险分担机制与产权保护制度。这要求高职院校切实为行业企业解决难点、痛点问题,以服务求生存、以贡献求发展。这也正印证了教育部对第二期“双高”项目建设的总体要求,即由第一期国家“双高”项目的“基础好、条件好”向“服务好、支撑好”转变。一方面,高职院校需从提供单一的学历教育人才培养服务,转向为行业企业提供员工继续教育、应用技术研发、生产实际问题解决等多种服务。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自身的实力不足,在科技研发、实施重大工程、储备高层次人才等方面还需增强实力。

三、第二期“双高计划”产教融合的建设策略

(一) 实施“动态适配、深度耦合”的专业群产教联动机制

1. 推行“核心引领、动态模块”的专业群架构模式。实施区域产业人才图谱绘制工程,定期发布区域重点产业链人才需求分析与预测报告,为专业群设置与调整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根据产业需求并立足校本优势与区域特色产业,将建设重点聚焦于1~2个核心专业群。此外,还要根据产业技术迭代和跨域融合趋势,进行快速组建、迭代或退出,增强专业群对产业动态的敏捷响应能力。实施基于“贡献度”与“适配度”的专业群评价与调整机制。改革专业群

评价体系,引入“产业贡献度”,如技术服务到款额、技术标准参与度、毕业生在重点产业的集聚度和“动态适配度”。建立“预警—整改—退出”的动态管理流程,将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招生计划挂钩,对于严重脱离产业需求、就业质量持续低迷的专业进行缩减、改造或清退。

2. 建立“即时响应、持续迭代”的课程内容更新机制。依据产业链岗位群能力要求,逆向设计专业群课程体系,开发跨专业的“课程模块”,建立“平台课程+模块课程+拓展课程”弹性结构,确保课程体系与产业技术结构及岗位能力要求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联合行业企业专家,依据典型工作流程与岗位核心能力图谱,对现有课程体系进行系统梳理与重构,构建模块化、能力递进的专业课程体系。明确行业企业专家参与课程标准制定与教材开发,确保教学内容源于生产实际。设立由校企专家共同组成的“课程内容更新委员会”,实施“技术风向标”制度。企业导师负责定期输入产业一线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学校教师团队负责将其转化为教学项目和案例。建立企业技术专家、学校专业带头人、行业权威专家“三主编”教材开发机制,开发适应专业群内不同方向、可供灵活组合的模块化课程与实训项目。推动活页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技术规范卡片、口袋书的广泛应用,并配套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库,确保课程内容更新周期缩短至1~2年,重大技术变革可即时响应并融入教学。

3. 构建“双向赋能、协同长效”的师资融合发展机制。实施专业群负责人制与项目制管理,赋予专业群负责人更大的资源调配权与考核权,围绕产业项目组建跨学科教学与研发团队,以成果为导向进行绩效考核。制定《教师入企实践管理办法》,实现“带题入企、成果回校”的闭环管理,明确实践目标、内容与考核要求,将教师进入企业的实践期计入教学工作量,将教师入企实践成果作为职称评审重要评价维度,

建立实践成果认定与激励制度,激发教师深度参与企业实践的内生动力。设立“产业导师”或“特聘工程师”等兼职教师岗位,明确其资质要求、聘用流程与合法薪酬标准。设立专项经费,以课时费、项目咨询费、年薪制等多种合规形式支付报酬,并探索知识产权共享等长效激励机制。建立行业、企业专家与校内教师“三组长”制团队,共同开发课程、教材及实践项目,确保教学内容紧跟技术前沿。

(二) 构建“多元协同、共创共享”内生新范式

1. 构建“制度化、清单化”治理框架。制定多元主体权责清单,明确政府“政策制定、资金支持”,行业“标准制定、需求对接”,企业“设备投入、岗位提供”,院校“人才培养、技术服务”核心权责。在具体合作项目中,推行“一项目一契约”精细化管理制度。合作协议中以清单形式明确约定各方在资金投入、设施共享、人员互聘、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各环节具体责任事项、执行标准、完成时限与违约条款,实现权责可视化、可追溯、可考核。建立动态调整与监督机制,对企业未按约定提供实习岗位、院校未完成人才培养目标的行为,设定资金扣减、资格取消等追责措施。

2. 建立“成本共担、收益共享”协同机制。以发展红利激励校企长期合作,推动学校从“人才输出端”升级为企业“价值共创”者,实现从“合作过”到“合作成”再到“合作长”深度协同。探索建立“先确权、后转化”流程,引入知识产权作价入股、收益分期返还等市场化分配模式,保障各方特别是企业核心经济利益。构建“人才输送+技术研发+社会服务”多元收益通道,企业优先录用产业学院毕业生,共享院校技术研发成果,免费使用实训基地。设立“产教融合风险基金”,由政府、企业、院校按比例出资,共同应对设备损耗、技术迭代等风险。

3. 打造“空间融合、功能复合”实体平台。校

企双方需超越自身单一目标,在区域产业升级、技术技能积累等更高层面寻找战略交集。利用大数据技术,打造中枢信息平台,集成产业人才需求、技术攻关难题、学校科研资源,实现供需信息实时匹配。通过“园区化”空间布局推动院校与产业园区“零距离”对接,在园区内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打造“教学—生产—研发”空间融合。按照“生产型、研发型、教学型”三位一体标准建设实训基地,引入企业真实生产线,承接生产订单,同步开展教学与研发。

(三)实现产教融合实体化运行的三维突破路径

1. 聚焦头部企业核心需求,创新引进与合作机制。一是强化政策精准供给与组合式激励,找到合作切入点。通过与头部企业多轮磋商,确定头部企业需求点,明确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在第二期“双高计划”建设中投入一定的资金联合头部企业设立服务头部企业的需求项目,健全“联席会议+利益共享”制度,释放“双高计划”建设政策红利。二是推动行业标准与教育标准系统性对接。高职院校主动嵌入企业供应链创新环节,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及时转化为教学项目,使人才培养输出直接对标企业用人需求,降低企业后续培训成本。三是校企从单一人才供给转向“人才共育、技术共研、成果共享”合作。提供配套场地,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实现校内外实习实训资源循环。充分考虑企业通过合作项目盈利,允许头部企业提前进校选拔人才,出台校企合作保障与激励政策,双方共组理事会,实行市场化运作,形成可持续的合作内生动力。

2. 动态优化流程,积极化解生产与教学时序矛盾。通过场景重构、师资再造与课程改革实现闭环优化。一是创新教学实训平台建设模式。依据区域主导产业的淡旺季规律推行“旺工淡学、工学交替”动态学期制,实行“弹性教学周期”,允许学生分批次、分时段进入企业承担

生产任务。二是及时响应企业需求。积极改进服务理念,建立“头部企业生产需求导向”的灵活教学体系,如允许学生半工半读、允许学生连续1~3个月在企业或校内基地进行生产性实训等。贯通“招生—培养—就业”闭环,学生入学即签订就业意向协议,提前进入企业人才梯队,培养头部企业“高端产业、产业高端”所需技能人才,形成梯次配置、雁阵人才发展格局。三是建立健全教师企业工作站和企业工程师校园流动站。企业技术骨干兼任学校“产业教授”,享受课时津贴;学校教师每年至少2个月赴企业实践并将实践经历纳入职称评聘参考标准之中。企业专家担任产业导师,全程参与课程开发,将头部企业的技术标准直接转化为教学标准。四是打破传统教室边界,破解实践教学与工作场景脱节。构建如“田间(如乡村文旅项目)—云间(数字平台)—车间(企业实景基地)—坊间(大师工作室)—链间(产业园区)”实景教学空间,低年级应夯实基础,中年级应强化技能,高年级应专注实战。

3. 精准施策赋能,全面激活行业企业投资内生动力。高职院校应主动实现从“教育供给者”向“产业价值共创者”战略转型:一是共建“教学化生产车间”。高职院校提供场地与基础运营,企业以货币资金投入设备升级与技术改造。双方约定生产利润分配、设备折旧分担及学生实践成本抵扣方式,使企业投资能够通过生产性营收直接获得回报。二是制订利益分配制度化方案。明确校企投资比例、产权归属及退出机制。针对企业投资,可通过优先获得技术成果使用权、享受人才定制班优先招聘权等方式保障其基本收益,降低企业投资风险。三是拓展自我造血功能。推动产教融合向“服务创收”转型,鼓励高职院校面向行业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技能鉴定、员工培训等市场化服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形成“以服务促合作、以合作引投资”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 [1] 中国教育在线.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25-2029年)的通知[EB/OL]. (2025-02-19)[2025-02-20]. https://www.eol.cn:10443/zhengce/wenjian/202502/t20250219_2655130.shtml.
- [2] 孙辉, 廉月芳, 朱配辰. 面向高水平办学能力高质量产教融合的新“双高”建设转型[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5(2): 55-62.
- [3] 徐国庆. 新“双高计划”要有新目标、新项目、新方法[J]. 高等教育研究, 2024(10): 50-56.
- [4] 卜涛, 和震. 以服务产业为导向的高职院校专业组群逻辑与实施路径[J]. 教育研究, 2025, 46(8): 143-155.
- [5] 赵晶. 第二期“双高计划”: 逻辑缘起、改革要求与实施策略[J]. 职业技术教育, 2026, 47(2): 3-11.
- [6] 何志鹏, 肖春丹, 陈俊成. 第二期“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建设的重点任务、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 2026, 47(2): 12-19.
- [7] 李梦卿, 陈竹萍. “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实施

维度与推进策略[J]. 现代教育管理, 2022(1): 109-118.

- [8] 张庆民, 顾玉萍. 链接与协同: 产教融合“四链”有机衔接的内在逻辑[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1(4): 48-56.
- [9] 许建领. 新质生产力驱动“新双高”构建产教融合新生态的路径创新[J]. 中国高等教育, 2025(Z2): 29-35.
- [10] 董香君.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治理框架与协同机制[J]. 教育学术月刊, 2024(4): 106-112.
- [11] 蒋丽平. 数字化赋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协同治理的基本框架与实践路向[J]. 教育与职业, 2025(6): 48-55.
- [12] 任占营, 廖中文. 方位、方向和方略: 新“双高”学校建设的逻辑理路[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6(1): 30-37.
- [13] 郭丽君, 程芳. “双高计划”建设高职学校专业群的组群逻辑[J/OL]. 现代教育管理, 1-13[2026-02-11]. <https://doi.org/10.16697/j.1674-5485.2026.02.009>.
- [14] 石伟平, 郝天聪. 如何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J/OL]. 现代教育管理, 1-12[2026-02-11]. <https://doi.org/10.16697/j.1674-5485.2026.01.007>.

Logical Paths, Realistic Challenges,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Double-High Plan"

Deng Ziyun Li Feng

[Abstract]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Double-High Plan"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in July 2025, and has set a new goal of "high-level school-running capabilities and high-quality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facing a shift in their construction focus from the school to professional program clusters, the advancement of project cooperation to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rategic roles from adaptation and following to symbiotic leadership. Based on clarify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Double High Plan", and in response to the realistic challenges in building high-quality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under the "Double-High Pla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implement a "dynamic adaptation, deep coupling" mechanism for professional program clusters' industry-education linkage, construct a "diverse collaboration, co-creation for shared benefits" internal new paradigm, and implement three-dimensional breakthrough paths for the substantive operation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Keywords]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Double-High Pla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strategies